



波尼伍尔的心

第三部

德姆·納吉什庚著 林林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波尼伍尔的心(共三部)

(苏) 德姆·纳吉什庚著

林 林 译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小巷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36号

公私合营西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850X1168 1/32 23 1/4 印张 531,000字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定价(6)2.30元

第三卷 前進的人們

第二十一章 村 庄

1

長長的金黃色的游絲在陽光里閃爍着，從村庄上空飄過。這是“秋老虎”的日子！正是採集野果和榛子的時節。

但是在山崗上，榛子樹林里到處是哨兵和巡邏兵。

……科洛甲日內靠在榆樹的橫枝上。他脫下棉襖，把它折起來疊在身下，步槍被他夾在兩膝之間。周圍的樹葉密密地遮住了他。他眯上眼睛，並不轉過頭去，掃視了周圍一眼。他眼睛的周圍布滿了又密又細的皺紋。臉上的皮膚因為風吹日晒，變成了赭色，好像經過鞣制的皮革一樣。科洛甲日內把釘着一段褪了色的紅絲帶的旧棉帽推到后腦勺上，露出了一頭銀白色的頭髮，風兒吹亂了他的頭髮，使它們高高蓬起來，老头子立刻變得儀表軒昂了，似乎風吹走了許多年齡。顯然他年青的時候是村里一個最愛玩鬧、最出色的小伙子……。

沒有任何聲息攪亂這晴朗的早晨的寂靜。只有榆樹、松樹、白樺和山榛在微風中搖曳。溫暖的氣候使老头感到倦意，他的眼皮自然而然地要闔攏起來了。他抖擻起精神，掏出烟袋和薄紙，倒出

烟草，敏捷地卷了一根烟卷，擦着了火柴，就抽起烟来。辛辣的浓烟刺得他眯上眼睛，他向周围看了一下。

一只蜻蜓在榛子树上飞舞。一根蛛丝飘浮过去了。绿色的蚱蜢在草里蹦跳，聒耳地乱叫着。一只红蚂蚁从树枝上跑过，爬到树叶上，慌慌忙忙地把它搜索了一遍，仰起头来转了一转又溜下树去了。

科洛甲日内叹了一口气说：

“多幸福呵！”

一阵轻微的沙沙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侧耳倾听着。

右边的树丛颤动了。老头丢掉烟卷，把棉帽推到额前，坐了起来。他等了一会儿才大喝一声：

“站住！”

树丛中的动作停止了。老头把枪上的保险机咔地一下拉开。

“出来，要不我就开枪了！”

树丛被分开了。一个男孩子从里面走出来。他穿着一件经过日晒雨淋，洗得褪了色的襯衫，只在领子上扣了一个扣子，下面是一条黑裤子。这男孩长着一只小鼻子，一张三角形的小嘴，一双明亮锐利的眼睛和两条白得几乎看不出来的眉毛。他的脸上显出无限惊愕。他没有想到在这里会碰见人。他把长着一对大耳朵的头转来转去向周围观看。老头从树丛后面走出来，脸上装出一副严厉的样子。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为什么在禁止通行的地方乱窜？”

男孩子起先有点胆怯，但后来看清老头儿只是假装严厉，便微笑了。

“我是来摘山榛的……你看，摘了满满一帽子！你要不要？”说着他把装满赭黄色榛子的帽子递给科洛甲日内。“你在这儿做什么呀？”

“知道得多，老得快！”老头开玩笑說。他頰起胡子，微笑点头，然后抓了一把榛子。“不能在这里乱走，亲爱的！回家去吧，孩子……你是哪一家的？”

“我是爸爸的孩子……叫米什卡。”

老头儿想道：“大概就是木匠巴薩尔庚的儿子。”

“你爸爸是不是叫巴維尔？”

男孩子在吃榛子，只肯定地点了点头。

老头严厉地說：

“你听我說，密哈伊尔·巴甫洛維奇^①，快跑回家去，要脚不落地！”他把男孩的身子扳轉过去，用粗糙的手摸摸密施卡的头，輕輕地推了他一下。“回家去，孩子！”

但就在这时，他突然把男孩子按倒在地上，自己也蹲了下去。装着榛子的帽子落到草中，榛子都滚开来了。男孩子皺起眉毛，生气地說：

“喏……别淘气！”

老头制止他說：

“輕点！”

从树叢里鑽出来的是庫兹涅卓夫。他弯着身子跑过林边，然后又鑽进了树叢。他的絲織的短上衣在阳光下閃爍着，这件衣服是他在白党退却后換上的。老哨兵喝道：

“站住！到哪里去？”

庫兹涅卓夫停下来了，他恐惧地回头一望，看見是这个游击队员，他才安心地說：

“自己人、自己人！”說着便从树叢里走出来。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取下了眼鏡。游击队员仔細地打量着

^① 这是米什卡的教名和父名，老头儿这样尊敬地称呼米什卡，是在开玩笑。

他那浮腫的蒙上了一層灰白髭須的面頰、蒼白的嘴唇以及眼睛下面的眼泡。庫茲涅卓夫把眼鏡擦干淨，戴上，然後從眼框上邊望着游擊隊員問道：

“你沒有認出這是我嗎，叶戈爾·伊萬諾維奇？”

“認出了，”老头子回答說。“只不過你為什麼要在这儿偷偷摸摸地走？當心點，周圍都是步哨，會無意中打中你的。那時你再答腔就遲了！你自己也該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要到哪兒去？這里不准通行。”

紅胡須把手帕放進口袋，把手揣到背後。

“你說偷偷摸摸？我是在做一件不能罵虎的事……要背着人做。我在收集各種草，有藥性的草，真有這種草。”

“怎麼會沒有，當然有。但你不是個獸醫嗎？”

“根據所受的教育說來我是獸醫。命里注定這樣，可是我歡喜為人治病。因此用得着草藥。你看，它很小，可是效力大！”獸醫從口袋里掏出一根藥草。“比如纈草，”他鄭重地說，“在心臟有毛病的時候用得着它。”

老头看了一眼，說：

“你不歡喜用西藥嗎？”

“不，我多半是用草藥。”

老头同情地擺了擺頭。

“不錯……有的藥草效力可大。”

庫茲涅卓夫用機械的手勢把剛給老头看過的藥草扔掉，手插到褲袋里。

“那末，我走啦。”

“再見吧！還有，你做件好事，把巴薩爾庚的孩子帶走。他逃這麼一個時候來摘榛子。帶他回家去吧。”

米什卡撿起助理醫師丟掉的藥草，看了很久，然後把它塞進裝

榛子的帽子里。他听到别人提起他的名字，不禁打了一个哆嗦。他的兴高采烈的脸变得阴暗了。

“我要在这里！”他皱着眉说。

“在这里！”老头子摹仿他的哭腔说。“不能在这里……兽医会把你带到爸爸那儿去的。你对爸爸说，要他把你的耳朵撕下来，让你下次再也不到处乱跑……。”

“我不告诉他！”米什卡拉长着声调说。

“那我就自己告诉他！”老头恫吓他说。

“你也不会告诉他的！”米什卡明白老爷爷是在和他开玩笑，快乐地說。

兽医摇摇他的肩膀说：

“走吧。”

*

*

*

他们下了山坡，走到路上。助理医师想着自己的心事，再也不注意男孩子了。他那两片薄嘴唇紧紧地闭着。他从眼眶上边观望周围的小山巒。他觉得燥热，脱下自己那顶揉皱了的草帽。汗湿了的半秃的脑袋在闪闪发光。

男孩子想起了榛子。他把兽医丢掉的那根药草也跟榛子一起拿出来了。他把药草放到嘴里尝了一下——不好吃，又把药草上的小花也嚼了一嚼。他决定把药草还给红胡须，让他去医治别人。助理医师已经走了很远。密施卡跑过去追他。赶上之后，把他的袖子拉了一下：

“叔叔！”

那人打了一个哆嗦，回过身来，惱恨地说：

“你要什么？”

米什卡伸手把药草交给了他。

助理医师瞪了米什卡一眼，拿起繖草，激怒地把它扔到路旁的灌木叢里。

“你和你的草滾蛋吧……”

米什卡天真地回答：

“不是我的，是你的！”

助理医师皺起了眉头。

“你干嗎跟着我胡纏？”

他背轉身，大步地向村里走去。米什卡受了委屈，他的嘴已變成一副哭相，眼睛發紅，里面充滿了泪水。他本想哭，可是助理医师已經走遠了。

2

庫茲涅卓夫經過菜園，回到游擊隊為他指定的房子里。從他的窗口可以看見成了游擊隊司令部的學校和校舍前面的一片廣場與大路。

楚瓦爾科夫的鋪子就在廣場上。楚瓦爾科夫自己坐在小鋪子門邊的陰涼地方向街上觀望着。這時候鋪子里沒有顧客。楚瓦爾科夫嘴里吮着一塊冰糖，窺望着司令部進出的人們，把每個人都清楚地記在腦子里。他用不着走出鋪子的門，就能看清村莊的這一端。庫茲涅卓夫過街時被他看見了。

還在白衛軍統治時代，庫茲涅卓夫就經常和楚瓦爾科夫談話，助理医师在酒醉的時候很愛說話，而楚瓦爾科夫最善于及時地替對方斟酒，而且使對方看不出他自己喝酒並不多，却只是灌別人的酒。楚瓦爾科夫很少公開說出自己的意見，即使在不能不表達意見的時候，他也只引用“聖經”里的箴言。這種箴言便于引用來掩飾任何一種思想。因此在很短的時期內，楚瓦爾科夫已經知道庫茲

涅卓夫的全部生活，而后者关于小鋪子的老板，只知道他自己說出的那些事情。有时庫茲涅卓夫喝得醉醺醺的，眼泪縱橫地抱怨自己这种不幸的、渺小的、卑賤的一生；他害怕将来要为自己这一生所干的事負責。至于这种生活是怎样渺小和微不足道，他自己知道得很清楚的。

楚瓦尔科夫默默地听他談話，同情地点着头。他的同情使助理医师感到了温暖，助理医师帶着醉意的微笑向楚瓦尔科夫俯过身去，并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膛，确信地說：“我向你掏出了自己的心，老实告訴你，尼古拉·阿法納西也維奇，我是个多么可厌的罪犯啊！”

楚瓦尔科夫并不否定这种說法，也不安慰他，但他講到助理医师所关心的問題时，他的話突然使庫茲涅卓夫感到自己的全部生活变得有了某种价值，并且是受到神的手和意志支配的，而庫茲涅卓夫本人也变成了“上帝的工具”，这就使得他在自己眼目中抬高了身价。他依恋楚瓦尔科夫，虽然这位店鋪老板除了請他喝酒之外，从沒有对他表示过好感，而楚瓦尔科夫是从不拒絕請乡亲们喝杯酒的。

助理医师看見楚瓦尔科夫的鋪子敞着門，他思索了一下，便踱了过去。

“愿你健康！”他对主人說。

“上帝保佑你，”楚瓦尔科夫回答。他搬出另一張凳子請客人坐。

他們望着街上，望着緊張繁忙的司令部。

“可熱鬧哩！”楚瓦尔科夫說。

“他們为什么不熱鬧呢！”庫茲涅卓夫說。“眼看就要当海參崴的主人啦。听說咱們的部队又在退却。看来，就要完蛋了。”

楚瓦尔科夫眯縫起眼睛望着助理医师，用一双手摸着自己的

髭須。

“這要看是誰完蛋，可也有人就要開始啦！”他神秘地說。

庫茲涅卓夫憂郁地瞥了他一眼。在他的眼光中含蓄着一種隱秘的思想。庫茲涅卓夫把頭扭向司令部說：

“這些人要開始了嗎？那沒有什麼可高興的，尼古拉·阿法納西也維奇！”

“也許是這些人……也許還有別的人哩！”楚瓦爾科夫仍然用那種腔調說。

“您這是叫人猜謎呀！”

“上帝是不會容許異教徒來統治的！”楚瓦爾科夫說。

庫茲涅卓夫煩惱地揮了一下手。

“上帝！”他冷笑着說，臉上露出一副難以形容的表情。“他离我们這些罪孽深重的太遠了……腳下的土地已經震動，眼前的光明已經熄滅。將來會怎樣呢？逃到哪裡去呢？依靠誰呢？……”他瞧了楚瓦爾科夫一眼。

“要互相支持！”楚瓦爾科夫趕忙插嘴說。“相依相靠，而上帝就是我們大家的靠山！譬如你常到我這裡來，我和某些人談話，那些人也有自己一心一德的兄弟！堡壘是用一塊一塊的磚石砌成的。我們也必須在異教徒的營壘裡面建立一座堡壘……雖然樹在向上生長，樹葉在沙沙地响，然而蛀虫已經在啃它的根。蛀虫雖然小，但能蛀蝕大樹，結果樹就會倒下去！上帝創造的蛀虫的力量非常大，它干的事雖然耳朵聽不見，但它也是依照上帝的意志干的。我們也就是上帝的蛀虫！”

“說得真令人難解！”庫茲涅卓夫凝視着地板說。“什麼蛀虫，蛀虫的！”他停了片刻，以後繼續說下去的話証明他是了解楚瓦爾科夫所說的話的。“人是蛀虫，原來如此！”庫茲涅卓夫用腳在地板上擦了几下，意味深長地說：“這就完啦，把蛀虫踩死了！……”突然

襲來的一陣恐懼和仇恨，使他激動得發抖，使他咬得牙齒吱吱地直响。“你的土地沒有被沒收了嗎？被沒收了！你做了些什麼呢？光祈禱？等到別人來搶你的鋪子的时候，你的禱告會不會拯救你呢？……反正會把你的鋪子搶走的，他們干這種事情快得很！——你还講什麼堡壘！呸！叫人听得作嘔，尼古拉·阿法納西也維奇。”

“土地被沒收了，靈魂可不能沒收！”楚瓦爾科夫鎮靜地說。“只要還有靈魂，上帝會告訴我們怎麼办的。”

庫茲涅卓夫狠狠地看了楚瓦爾科夫一眼。楚瓦爾科夫的鎮靜態度使他驚愕和疑惑，他說：

“你難道知道什麼嗎？尼古拉·阿法納西也維奇？別折騰我啦。”

“我相信！”楚瓦爾科夫說。

庫茲涅卓夫把手一揮，背過身去，……楚瓦爾科夫的話一點不使他感動。

看到這種情形，楚瓦爾科夫輕聲說：

“如果船翻了，沉下水底去的人才是傻瓜。應該爬到船脊上，看清環境，打好主意，把它翻過來，以便再坐進去。你不懂嗎？還算一個助理醫師哩！”

他俯到庫茲涅卓夫耳朵邊，悄悄地說：

“你不是說，‘他們’快到海參崴去當主人了嗎？讓他們去當吧！……他們打了多少年仗，現在除了打仗之外，什麼也不會做。只不過造就了許多兵士。難道兵士是干活的人？土地被他們荒廢了，經濟也搞垮了。現在他們得到勝利后，會看到些什麼呢？沒有糧食吃，沒有工廠，沒有機器，什——麼也沒有！也沒有錢……簡直象在阿拉伯的沙漠中一樣。明白了嗎？整個俄國都是這樣。他們立刻會搔腦袋，咬牙齒，過不久他們只好到外國去哀求，向他們

借錢，要機器，要工程師和各種糧食。明白嗎？那些外國人會怎麼辦呢？”

“哼，會拒絕！”庫茲涅卓夫肯定地點頭說。“於是他們就完蛋。”

“不會拒絕！”楚瓦爾科夫說。“會高高興興地把他們所要的都供給他們。只不過要派自己的人來照管秩序。會給他們錢，可是會把錢抓在自己手里不放。明白不明白？而誰有錢，誰就是老板。這樣就慢慢地把船翻過來，一直到它在水上站穩為止……要用強力對付布爾什維克，懂嗎？如今他們有什麼辦法來反對金錢的統治呢？什麼辦法也沒有！老是喊着：‘資產階級’，‘資產階級’，而上帝叫資產階級當權，已經不止一百年。你把犁耙交給小娃娃去扶——他扶不好，耕不好地！明白嗎？要是成年人在領着他去干，那他也能把犁耙扶穩。只不過成年人要把犁往哪邊轉，它就會向哪邊轉！”楚瓦爾科夫在庫茲涅卓夫的肩膀上拍了一下，格格地笑起來。“明白嗎？”

庫茲涅卓夫表示懷疑。

“你坐在这鋪子里異想天開！”他說。“誰會來幫助布爾什維克……不相信能有這種事！”

楚瓦爾科夫突然對他耳語道：

“不是我，是聰明人想出來的。有一個人告訴我……他看見我失去信心，就伸手援助我，安慰我，讓我睜開了眼睛。‘聖經’中說得好，我們時刻期待着神的恩惠。人類敵人的統治不會長久，他們還沒有完全勝利，但壽命已經注定了，所剩的日子已屈指可數了。那人叫我們等着，準備好，要蛀蝕現在正在生長的這株樹！”

“誰叫我們這樣呀？”庫茲涅卓夫也悄聲地問道，一面向周圍張望。

“一個外地人，從很遠的地方來的！”楚瓦爾科夫支吾搪塞地說。

“是俄国人嗎？”

“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一律平等！”楚瓦尔科夫支吾地說。

庫茲涅卓夫会意地点点头。

“該走啦！”他說。

“再見！”楚瓦尔科夫說，接着又补充道：“你不要常到我这儿来。有必要的話，我自己会找到你的。遵从上帝意旨做的这件事情必須秘密地去干。‘聖經’上說：不要讓你的右手知道你左手做的事。明白嗎？”

庫茲涅卓夫想要說，他不知道什么遵照上帝意旨做的事情，但是楚瓦尔科夫已經把他送出去，关上門了。

3

庫茲涅卓夫回到家里，砰地关上門，套上門鉤。

他一面思索，一面摸着自己的紅胡須，大步在房里踱来踱去。他想起楚瓦尔科夫鋪子里的那場談話，越来越激動。楚瓦尔科夫是不会講空話的。

……黃昏了。庫茲涅卓夫連皮靴也沒有脫就躺上床去。他呆呆地望着書架上掛鐘的指針，挂鐘在寂靜中发出單調的，滴嗒滴嗒的响声，書架上堆着蒙了一层灰塵的書籍、紙包、零亂的紙張和盒子，还夾杂着一些已經生了锈的兽医用的器械。

有人在敲門。

“喂，庫茲涅卓夫！在家嗎？你睡覺了嗎？”

庫茲涅卓夫忍住叹息，故意大声打了一个呵欠，从床上起来，拖着脚步朝門口走去。他在門上摸索了很久，似乎找不到門鉤，低声嘟囔說：

“馬上——馬上……哎呀——馬上开……請你等一分鐘……”

來人說：

“点个灯吧！有事情哩。”

庫茲涅卓夫点上灯。灯光照耀着这位晚来的客人。

“是这么一回事，庫茲涅卓夫，”托波尔科夫說。“你医的那几匹馬怎么样啦？”

“它們能怎么样，还在医呀，”助理医师說。

“那末，我們去瞧瞧，看哪匹能帶走，对我們說来，現在每匹馬都很宝貴。”

助理医师立刻戴上帽子，走到前面去。

“你們要出发嗎？”他問。“远不远？”

“不，不远……”

医治游击队馬匹的檢疫所里显得又悶又黑。打破寂靜的只有病馬的喘息和嚼草的声音。

隊長說：

“你为什么把馬关在黑屋子里？在黑暗中它們会互相踢伤的。”

“不，不会踢伤。已經用科学方法証明过，黑暗能使动物安靜。”庫茲涅卓夫說。

他擦了根火柴，点着了灯。馬都把头轉向亮光。隊長用主人的态度拍着一匹馬的脖子。

好几匹馬的脖子上都有裂开的伤口。根本不必想到用它們。隊長煩惱地紧紧蹙着眉头。

“伤口为什么这么久还不痊愈。你用什么东西医治它們呀？”

“就用眼泪医治的……”庫茲涅卓夫突然惡狠狠地說。“沒有碘酒。沒有錳酸鉀。阿金氨基酸酶也沒有……說来你不会相信，我真心痛极了，可是沒有葯品。所以我就只好用眼泪治疗。只有一点石炭酸……用完以后，我真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他們繼續巡視。一匹馬的腿上長了一个大膿瘡。后面的腿发

腫了，皮绷得紧紧地，甚至裂开了。腿在发烧。当他們檢查它的时候，它的耳朵不断地动彈，全身颤抖，它退到馬房的角落里，用充血的紅眼睛斜睨着他們。托波尔科夫严厉地說：

“你为什么不把瘡割开？”

助理医师无可奈何地攤开双手說：

“科学上認為在膿腫未成熟以前，把它割开是不适宜的。”

隊長瞥了他一眼。

“科学，科学！等它成熟后也用不着割了，它自己就会潰爛。依我看，就利用农民的經驗，不管科学不科学，三天前替它把瘡割开，讓膿流出来，那它今天就能归队了！”他說。

其余的馬都健康，但是馬蹄鉄被取下来了。隊長思索着。然后熟練地举起馬蹄湊到灯光下查看。

“这些怎么啦？”

“蹄上有点毛病——蹄裂了……我吩咐鉄匠把它們的馬蹄鉄取下来了。”

“我看不见裂痕。我認為它們能归队。現在每匹馬對我們都很宝貴……我去叫鉄匠來，把它們帶去釘上鉄蹄……可是为了更快……”隊長沒說完話，就把四匹沒有安上鉄蹄的馬牽走，到鉄匠那里去了。

二十分鐘后，老治林在系馬樁旁边忙碌起来了。馬一匹接着一匹地被系到系馬樁上。它們掙扎着，但是鉄匠很灵活地把它們系好，于是它們便安靜下來。隊長幫着鉄匠干起活來。鉄匠不斷地吆喝：

“噉！……站定！安靜点！……”

馬嘶鳴着，斜睨着那愉快的鉄匠，鉄匠用关切的手掌拍着它們的臀部 and 肚皮，替它們釘上鉄蹄，用銼刀替它們削去蹄穢，他對隊長腴腴眼說：

“上帝派了你这个助手来给我……你倒是个熟手。来跟我当学徒吧？不愿意吗？你自己看吧……你从前是干什么的？当过铁匠没有？”

“没有，没当过铁匠。我是苏昌的矿工。”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呢？”

“那就是说，需要这样呀！进军时，在山林里跟马搞熟了……这并不是难学的事情……”

游击队员们走来把马牵去了。队长对默不作声地望着别人钉铁蹄的库兹涅佐夫说：

“嗯，再见吧！”

托波尔科夫回到司令部。村庄已沉入黑暗，但能看到街上的人在蠕动。住在农民家里的游击队员们把马牵出来，配好马鞍，把它们带到司令部去。

司令部前面的广场上站满了骑兵。在苍茫的夜色中只听得见马勒、马铃的叮当响声，以及马的嘶鸣和骑兵低声的吆喝。马匹互相嗅着，常常聳耳摆踢，显得非常激动。

托波尔科夫眯着眼向黑暗中凝望。他把维塔里叫到跟前说：

“我们走吧，维塔里，到时候了。”

他走上学校前面的高高的台阶。波尼伍尔也跟他走了上去。

“同志们！”托波尔科夫说。广场上的声响立刻静息了。“我们向伊万诺夫卡出发。这是我们第一次不单独行动，而将在尼科尔斯克区的混合队中作战。领导上给我们的任务，是突破自卫军侧翼。我们应当完成这个任务。明白了没有，同志们？”

“明白了！”人群中有一几个人回答。“我们要好好地揍白军一顿……”

托波尔科夫退到一边，把地方让给维塔里。